

(上接第一版)

菊老曾自述在西后复垂帘后,他怕缇骑临门,惊动母亲,因而每天仍进署,早到晚退,半月后方得处分。母亲告他:“儿啊,有子万事足,无官一身轻。”他捧母手而泣,由此开始人生新的历程。戊戌次年,他入南洋公学为译书院院长,又创办特班,培养了李叔同、邵力子、谢无量等人。接触西学更多。1902年初,他应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之邀,加入商务,先在编译所。清季曾有机会重返官场,他也拒绝了。至1916年主政商务,直到1959年离世,在商务凡五十七年。

菊老在商务,从开启民智、扶助教育做起,大规模地组织编写具有现代意识、科学结构的教科书,从儿童教育入手,由简入繁,循序渐进,如《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材》发行量达全国五分之四,再继续编从童蒙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。再就是积极提倡科学文化,努力介绍西学,编译西方学术名著和欧美小说,出版新式辞书《辞源》,出版大批普及性的学术刊物,皆做得有声有色,风起云涌。

曾有人认为,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有二,一是《新青年》杂志,二是商务印书馆,可以说恰如其分。许多新文学关键人物都曾 有在商务任职的经历,即缘于此。从《纪念册》可以读到,沈雁冰1916年曾任职于商务英文部,周建人1921年任职《东方杂志》部,胡愈之1914年入馆为实习生,陈叔通1915年入馆主持总务处,章锡琛1912年后先后编辑《东方杂志》《妇女杂志》,叶圣陶1923年入国文部,蒋维乔1902年入国文部编教科书,郑振铎1921年入馆先编《儿童杂志》后编《小说月刊》,瞿宣颖1921年供职于编译所交通科,顾颉刚1922年任史地部编辑,顾廷龙1939年主持合众图书馆。这些文化名人各自人生道路和成就领域不同,商务的经历都是他们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节。就得人之盛来说,商务绝不逊色于那时的任何一所大学。

另一方面,菊老以更多的精力积极守护文化,遵循传统,做了大量具体而微的工作,标帜著作则为《四部丛刊》的印行与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之编刊。他的目标,是将最重要古籍的最佳善本,用最近真开朗的开本影印出来,让读书人有所依归。他的设想得到了近代江南最著名藏书家的支持。在《纪念册》中可看到嘉业堂主人刘承干、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凤起等人的贺词,他们当年都曾给以无私的支持。菊老当年的工作,有乾嘉正学的继承光大,绝非书商的随机取利。

对于菊老古籍校勘成就,著名古典文献学家,当时任教于复旦大学的王欣夫献诗六首,评价最见公议,录前四首于此。其一:“早岁声名满九州,晚来几见海横流。沧江一卧称天隐,手勘奇书已汗牛。”称寿翁历经世变,名满天下,而高隐闹市,唯以校勘古书遣日,手勘奇书之富,并世唯傅沅叔可以齐名,张、傅讨论古籍书信数百,早经刊布,久誉学林。其二:“仪征校记罗诸本,经籍跋文详简

庄。何似留真百衲史,长悬学海两奇芒。”自注:“先生景印《二十四史》,校记稿盈数尺,实可媲美阮氏《十三经校勘记》。而《校史随笔》一编,择精语详,胜于仲鱼跋文。经史两巨著,如泰华之并峙,诚不朽盛业也。”认为阮元校刊十三经足以代表清人校经之最高成就,菊老校勘并勘布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,足可代表民初以来校史的最高水平,足与阮书并悬不朽。菊老校勘记手稿,商务近二十年已经全部印出,皆其手写亲定,逐字定夺,一笔不苟。其三:“行格异同避讳字,由来此外鉴裁稀。若非朱子台州劾,谁识粹人表蒋辉。”自注:“自来鉴别宋刻书,未有详及刻工姓名者,先生实创为之,所编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,均详着之,大有助于考订之资。”因菊老所编两种善本书录,特别表彰他对宋版书刻工姓名之重视,认为指示可靠之内证。其四:“乡邦文献尊梅李,家世收藏溯涉园。宁止衣冠梦中拜,千秋学术有渊源。”自注:“先生搜罗乡邦文献及先世旧藏甚富,编为《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》,可以嘉兴艺文志视之。”此表彰菊老整理乡邦及家氏文献之成就。菊老为浙江海盐人,始祖推为宋理学家张九成,元张雨以文学显,明初迁海盐闻琴里,入清而文名更盛,九世皆有著作传世,至菊老而得名满寰区。菊老在商务取得经济积累后,更利用丰厚的财力,广泛搜辑南北散出的善本,开书馆自建书库的先声。其后陆续印《国学基本丛书》《丛书集成初编》《续古逸丛书》等大型丛书,虽定位不同,但保存文化、普及学术之目标则始终不变。

所有寿词中,文学书法皆可臻绝者,为王遽常所作五十韵献寿长诗,章草恭书,叙菊老一生成就与家世交谊。王与菊老为嘉兴大同乡,其父且与菊老皆为甲申(1884)乡试同年,后流落到沪,承菊老照拂,后代唐文治主政无锡国专,更为二老友谊之证人。长诗中最重要的内容,一是述其父王甲荣对菊老的评价,认为如剑在匣,“寒芒虽深韬,犹能一闪烁”,并述及菊老所受母教:“贾陆非所喜,母教在止足。曾拜太夫人,深语移晷刻。他日话惊弦,回首尚哽咽。”说曾见张母之印象,菊老受母教而知知足,晚年述及母恩,尚为之呜咽。又说汪伪时期二老连手守护学校独立:“迨日暮倒行,郊移及太学。丈又奋然起,陈欧事可怵。联名唐夫子,一书拨鸩毒。终得如所愿,亲见乾坤斡。”二老虽皆困守孤岛,但始终不降志,不附逆,珍惜名节,照顾孤弱,在力所能及间做了大量努力。

庆寿人群中,以两批人物为最多,一是中央及上海文史馆馆员。菊老长期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,备受爱戴,各馆员中自多书画名家,诗文耆旧,故所作各怀妙艺,各臻佳境。另一部分是商务同仁,大多与菊老共事数十年,早蒙煦育,各尽职守,他们既是菊老平生事业的参与者,更能从各自具体的接触,细节的感受,写出寿翁人格之伟大。这里仅录两位普通职员 的回忆。张屏翰就职于商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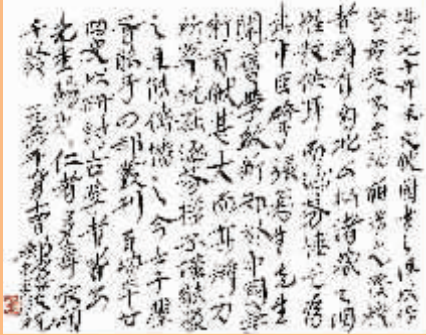
吴湖帆作祝寿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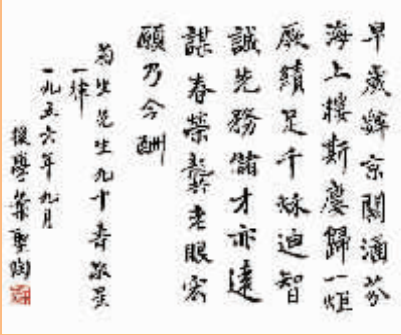
郭沫若贺诗



沈雁冰贺辞



郑振铎贺辞



叶圣陶贺诗



陈叔通贺辞



邵力子贺诗



庆寿书画诗文选刊

成都分馆,朱景张任总务处分庄科科长,他们一起回忆了四件小事。一是清末上班,早晚乘马车,如远出晚归则多乘电车,问何不乘马车,菊老答“恐马力过于疲劳,有伤马体”,真蔼然仁者之言。二是曾亲到码头迎候梁启超,人问梁为后辈,可不必亲迎,菊老答:“我为商务印书馆多得几部好书稿,为中国文化多出几部好书”,并非斤斤于师叔之尊。三云曾同登峨眉,午后至中峰寺即返,同人诧异远道而来,何遽

归返,菊老答“我们要留有余地,何必登峰造极”。四云曾孤身到乌尤寺看老友,拒绝陪从,多年后方知他与老友游寺,多行跪拜,恐同人惊诧,故拒绝同行,以见他笃于友道,坚守分际。

《纪念册》最后,是寿翁亲书答辞:“余九十初度,远道朋辈各以文字相贶,深感盛意,谨口占一绝,聊表谢忱:正叹年华逐逝波,颁来美意故人多。愧无佳句还相答,聊作琼瑶远拜嘉。”末句出韵,估计因方音而然。

人生百年,生日仅是区隔的一瞬,汉晋尚不甚看重。唐玄宗立千秋节,渐次普及,至南宋而祝寿风大盛,清季民初尤盛,传留有大量颂寿集,亦足觐一时风气,存盛德世情。菊老九十庆寿,虽由商务同仁发起,事实上并未有聚集,但参与者人数之多,层级之高,代表性之广,真可视为传统文人的最后一次雅集。其后风波迭起,老成凋零,这样的雅集再也不可能有了。《纪念册》之印行,所以尤觉珍贵在此。